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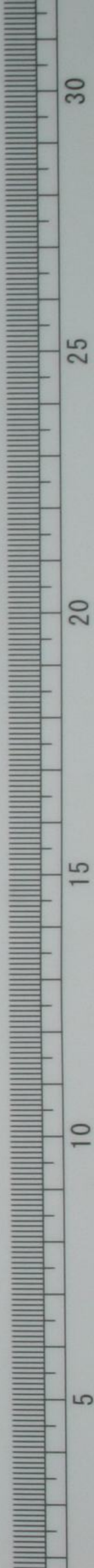


正校

通議

下

413
712
3



4 18
712
R

通議卷之三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文部氏寄贈

安藝 賴襄子成 著

論法律

律者律也。律起於累黍。至於旋十二管。而不容少
差。微之至。嚴之極也。而調之者。則在於人。故不知
律之意。而徒賴律之文者。不可與論律也。世之論
刑法者。無不言制律為便者。吾未能盡信也。吾嘗
推究古今和漢之制。周之五刑。稱其屬三千。雖不
詳所犯何罪。時承二代之弊。其文已不勝密。可知

也。其後蓋浸廢不用。鄭鑄刑書。晉造刑器。革而從簡確也。然當時猶有譏其啓民僞者。至魏李悝。叙作法經六篇。曰盜賊囚雜具。囚有二類。漢蕭何加以戶與廐。合爲九章。魏晉稍更加之。至隋承宇文氏法。而唐因之。定爲十二。曰名例。衛禁。職制。戶昏。廐庫。擅興。盜賊。鬪訟。詐僞。雜律。捕亡。斷獄。其用刑五。曰笞杖徒流死。宋元亦因之。及至於明。重釐正之。五刑仍舊。而律分其類於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故分戶昏爲戶役昏姻。分鬪訟爲鬪毆訴訟。分廐

庫爲廐牧倉庫。分職制爲公式受贓。裁定其目。爲四百六十條。較之前代。頗爲簡諛。故清亦率因之。不革。而世之談律者。專誦法焉。其曰准以皆各其及。卽若者。讀例也。曰加減計通坐聽依從。並餘逆重。但亦稱同者。解決也。是皆一出一入。爭在毫釐。而決其生死者。蓋歷世所因革。雖有增損。槩世愈降。文愈密。猶十二律生八十四聲。積十七萬之實。其勢然也。如我王朝。律書殘缺。不可詳。然考之令與格式。猶可推知。亦不過倣唐律。稍刪潤之。唐卽

明之所因也。則使世言明律者。倣而制之。亦如王制而加密焉耳。自刑政之歸武門。其所制置。無可徵者。獨有北條氏式目。而不過戒飾之詞。乃令之極簡質者。非律類也。爾後數氏。隨時制宜。無有定制。更相因襲。以至於近世。而世方以制律為說也。夫制律之所以為便者何乎。無律令之立。斷罪處刑。槩因比例。非必有明據。吏之論擬。或以意上下。而民之耳目。無所向準。小惡漏其網。疑案難其結。苟制一定之文。可以使吏有所憑。而民有所避矣。

然律令之作。作於彼之叔季。故其文煩苛。或文簡而義密。讀例解訣之屬。雖老獄吏。未易通達。蚩蚩者。寧能悉諳其所謂令者。而避之哉。及受刑。或有茫然不自曉。其何犯以得此擬者矣。使其既通且諳。則吏之貪墨者。必舞其文。以鬻其利。雖有詳讞。不能盡詰。民之黠者。又持其長短。巧設遁計。鬪於錐刀之末。則是律者。增吏姦而長民僞者也。便乎。不便乎。夫古人制律之意。果何在哉。豈非欲犯情與所擬之允。當不差乎。然民之情無窮。而律之文

通論 卷之三
有限。以有限而待無窮。雖如蠶絲牛毛。有不能盡者。是故饒使制法。其究不能不任於人也。苟得其人。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者。猶簫笛雖不備。得解音者操之。固愈不解者也。何必盡賴於律也。且使制律之果爲便乎。我見行之法。五刑無笞杖耳。而流與死有數等。其意大同。但未立其目耳。自名例至斷獄。意亦大同。而歷朝斷例。簡易明確者。按錄輒舉。或逢疑獄。博諮可決。但未著其文耳。著其文。立其目。則不能不至密與苛。至密與苛。則增

吏姦而長民僞。是究其說。終歸於贅而已。蓋我邦氣運未至。如彼之澆季。上下之俗。忠厚朴摯。刑不上士。罪人不孥。凡此類。非彼所敢望。是以中世以後之法。質畧簡易。濟以武斷。然國勢宜之。民情安之。卽回視前倣。唐制者。如不若後者之便者。雖織田豐臣之猛酷。而其文罔之密。則未甚也。其用刑。或有以割據之制。而用之混一之後。以爲容姦之地者。亦未見其有大弊。國勢之不貴文。而民俗之易治。可以見已。以如此之俗。而施如彼之法。吾斷

知其不相稱矣。夫樂之律準四海者也。而風氣之異古今之外降。不能無小變。刑之律寧不然邪。

論訟獄

訟獄者。人主之所以服天下之心。天下之心所由以去就也。天下之人無小大也。服其心則我法行。而我威尊。不服其心則法壅而威隳。故古之聽訟斷獄者。不畏強禦。不侮鰥寡。務服其心而已。欲服其心在於體其情。欲體其情在於自降而近之。我王朝刑律。雖倣唐氏。其聽斷之制自有家法。列聖不改。每昧爽出御。百僚陪位。設案置箱。受民投訴。有司以次奏陳。群議而取裁焉。有可疑者。直召訴

者審之。或及日長。即朝堂進膳。事畢肯入。其降而近之。如此。是王法所以行。王威所以尊也。中世以來。人主不親聽斷。設虛椅。聽群議。藏人傳達之。是其所以壅且隳也。後三條置記錄所。親聽民訴。所以能中興。後醍醐亦舉其故事。而憂勤不終。所以既興復廢。武人爲天下。唯北條氏能致少康者。以泰時時賴之盡心於聽斷。而其致亂。則由於高時之委嬖寵。縱貪墨。人心之所去就。豈不盡在於此哉。源賴家逢訟田者。以墨界圖中。似息爭也。足

利義教署管領廳。凡訴事者。奉狀後十日。出對。過期勿聽。似防壅滯也。然其不足以服人心。可以見焉。至於織田公。矯室町媮惰之習。豐臣公戒飾五吏。莫以私害公。皆能以服天下於一時。而其不務體下情。不降而近之。以貽天下之弊者。則不可不議也。蓋戰國之習。攻討爲急務。聽斷之事。委之數有司。遠者委之各地尹。大臣不必審之也。况望人主之親聽乎。而所謂聽斷。徒以威折服之。以強爲斷。非實能服其心也。當其選任者。槩視資格。或起

於統袴而遽幹劇務。體尊勢孤。則不能不倚賴於吏。吏往往生長曹中。諳練其案簿故事。其位賤祿薄。而其於民近。是以予奪是非。槩以賄成。而長官袖手傍觀之。即有強幹精明之人。欲釐革其弊。則議彈倒起。生仕途之梗。是以游移遷延。推諉於後。至而翹望於前陞。至視官曹為傳舍。偃然監臨。仰吏之成而已。至於訴者之心服與不服。槩乎不省也。不獨吏也。徒亦然也。徒之充賤者。其權尤要。閭閻小民之游手。而交通非類。狡慧而善徼訖者。官

因為耳目。以資發姦。擿伏為吏之爪牙。勢每相結。擿民之陰私。而市其厚利。官知其弊。而不能去也。何則。以其不可少也。所以不可少者。以其近於民。而洞知其情也。近於民。而知其情者。此輩為最。其次為吏。其次為長官。又其次為大臣。以吏與徒為不可少。則長官可少也。長官已可少。則大臣又可少也。乃至於人君。亦未必不可少也。可不思歟。然則如古之王制乎。封建與郡縣。治體自異。則有不可行者矣。雖然。不可行者其制也。可行者其意也。

藉不親聽。猶使大臣審之。藉不使大臣審之。猶使各長官親之。君與大臣謀。常擇其人。必視能勝其事與否。誠勝其事乎。久其任。而責其成。褒其效。而作其氣。使展其廢明之政。嚮之以爲不可少者。進之可也。退之可也。擊而去之可也。苟不能然者。其人不勝事也。則人君之進退之。亦如之。宿弊之革。蓋不待終日矣。凡爲民上者。盡視倣之。疾於風草。天下之人心服而就之。曰君真不可少者矣。則其法行而威尊。什倍它日必也。雖然。是語其小者耳。

至大者之爭訟。則不可委之各長官。又不可委之大臣。而傳達聽之。必親聽斷之。如夫足利義政之聽於奏者。頭以定斯波氏之嗣。而受山名宗全之詬罵。則自隳其威之甚。而不服天下姦雄之心者也。

論兵制上

兵不可廢於天下者也。而天下之費莫大於兵。故古寓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謀其不費也。而民一人而兼耕與戰。或致田蕪而兵無食。是以分之。農力耕以養兵。兵力戰以護農。兵與農不相兼。而有以相濟。其法最爲便利。而其弊也。兵坐食而驕。不可用。兵愈多而農愈困。其費於是乎大矣。是不可不察也。國朝上古文武一途。農無非兵。及至中古。倣唐氏制。特置兵團。四分每國之丁。而取其

一衛京戍邊。一年而更。邊疆有事。下尺一之符。調發沿道數十萬兵馬立具。事止則散歸卒伍。未嘗列屯坐食。當是時。未見兵之費也。及王政弛廢。將帥世官。兵士世隸將家者。自號武士。而鎌倉以後。以武人充諸國守護。每畝課糧。非復舊制。雖然。其兵皆地著。亦未見其費也。至足利氏起東國。而開府京師。諸國武士稍離故土。就其將帥。隨而轉徙。天下之兵。漸不地著。至織豐二氏之時。數更將帥之封。常聚其兵於城府。其不地著者定。而天下之

費始不可支矣。古者養兵者。常慮其費。而後世不知費之由於養兵。是古今之異勢。而莫之或察者也。蓋國朝雖倣唐制。近衛兵衛之士。不過七八百。獨衛門倍之。又非如唐之府兵。耕田自給也。不耕田自給。則取糗糧於農。故少其數。而不使常屯聚。簡點爲兵者。止於丁壯。老則免籍。故不至以困農也。鎌倉雖變其制。兵與農相雜。當其無事。親畜牧。樵蘓之勤。有事。各齎糧而起。則正如唐之府兵也。及足利以後。兵與農異處。極於織豐之際。而其所

謂兵有士。有徒。有卒。卒之黜補罷免有時。而徒以上。一給其祿。襲之子孫。有事有役。又倍給之。故其自處驕矜。與鍊倉之兵大異。況於王制乎。困農之厚。以爲當然。而不知已之爲其。乃如唐季與宋之驕兵。但其君臣世契。習尚廉恥。非如彼之喧譟無賴。觖望易叛耳。然至其窳弱不可用者。恐不異也。夫以一小藩之兵。猶倍徙古之六衛。而常屯坐食。推之天下。未知其幾何。又其將帥。歲來衛於府者。不下數百。其率士徒。不下各數千。絡繹道路。而雜

沓邸第。通而計之。成數十百萬。是歲歲而興數十百萬之軍也。不獨應仁之役也。不獨西伐島津。東伐北條也。而國何以支之。當戰爭未息。幸其兵死。亾者半。而糧之贏者半。農可以力耕而給之。及戰息。則又無之也。而國何以支之。不唯國不支也。古者無養兵之費。而兵又易於自養。後世養兵之費如此。而其兵又人人自困。是兵與農兩困。而國并受其弊也。嗚呼。弊而至此。終不可矯乎。曰。不可矯者。矯之以人情。夫人人自困。寧其情之所樂哉。病

之而無奈何也。其將之率焉者，亦病之而無奈何也。天下之可慮者，莫大於無奈何。無奈何之極，雖有善術不可施也。及其可施，施之曰術。何謂術？曰因其情而濟其困而已矣。後世之兵不地著也，而非無其地也。兵皆有其地，而不著也。故許其困者，著之於地，使著者之班在不著者之上，與農雜處，以自給。以時番上，緩其期限，少其徒從，其將之率焉而衛者，亦如之。其自給者多，則其不自給者必願比之。不待令而往，如此者十數年，農息其肩，而兵革其驕，使足利與織田豐臣早施此術，則天下之兵可以倍其強，而不以費天下也。

論兵制下

兵欲精。不欲多也。多而精者上也。少而精者次之。不精而多者爲下。顧制兵如何而已。制兵善。無兵不精。制兵不善。無兵不不精。勇健善戰。以衛其將之謂精。惰不可用。怯弱易散走之謂不精。不精之兵。雖百萬不足以衛國。故兵不欲多而欲精。精何以得哉。素拊循則精。素教練則精。數用則精。親其上。習其長則精。與其同伍。相馴相愛則精。反之則不精矣。精不精之由。不可不察也。古今之兵。莫精

通論 卷之三
於鏹倉。當其時。海內武士。莫不地著。兵與農未嘗異也。所謂大名小名。猶今之里正鄉長也。所謂家子郎等。猶今之編氓佃戶也。是以上下相親。卒伍相愛。不啻骨肉手足。以此更番屯衛。則一心護君。有事檄召。則相帥而起。同進同退。致死不去者。人皆然。至足利氏以後。則漸離其地。來聚城府。而猶因其地之大小。祿之多少。等其兵役。曰千石之士。應具幾卒。萬石之將。當率幾隊。然舊蓄之臣。十

一焉。其餘皆傭僮奴。以足其數。主非素戴。長非素習。同伍非素相識也。特利我傭錢。烏合而來者。不用則已。用則不鳥散魚潰者。幾希。寧肯止而戰。故五百人之陣。徒見五十騎在而已。而所謂五十騎者。亦不成用也。何者。番衛之將。以資格選。換易無常。至不與所部相識面。推而上之。至雖元帥。亦不啻。皆不相識面。則緩急果何用乎。地之大。祿之多。不以衛國。而適足以蝨國。是何也。不地著之弊也。不地著者。聚在城府。而其心散。地著者。散在各邑。而其心一心。心一則氣奮。心散則氣惰。故不地著

之萬。不足以當地。箸之千。地箸之一。足以敵不地。箸之百。故曰。欲精不欲多也。多者其名也。精者其實也。名可稱於無事之日。而實可用於有事之時。制兵者。寧務其名邪。抑務其實也。曰。是有識之所憂。固也。雖然。彼以漸成習者。饒使足利氏有復古制之志。而寧可革邪。嘗竊策之曰。使士之困窮者。稍退居其邑。以自給。猶病之以漸成者。當以漸治之也。然醫病者亦多術矣。有以漸治者。有以頓治者。以頓治者。舉大閱而乘其機也。夫鎌倉之有較

獵。無識者以為豪舉也。不知其及四方無事。恐其素精者。寢惰而趨於不精。故因此閱兵。爾及有承久之事。其兵勇健善戰。依然是非其驗歟。况其素不精者乎。至武田上杉之兵鋒。天下無敵者。則非甲越之兵生而皆精也。亦訓練之而已。故不數年。皆成其精如此。有如此之驗者。必有如此之方。如右大將與武田上杉者。兵之良醫也。其方具在。何國不可施也。誠使足利氏有英斷之君。修紀綱。節用度。豫使將領與所部。其邑相聯屬。而大閱於近

通論 卷之三
五
賴以正
郊會焉。一歲一舉。數舉之後。盡留在其邑。以待後舉。始如戍役。後遂移其卒。而番衛於府。各將置塲。每月訓習。角其材技。分其殿最。及大舉則親角其最者。賞罰之。數舉而僂從不換者。與換者。亦有賞罰。而將領之勤惰於訓練。亦如之。數罰不悛者。然後收其部。換其將。則地著之制。可頭復。不精之兵。可頭變為精也。甲越之時。爭招亡命。有與力同心之名。又收山澤漁獵之民。人執鳥銃。列於行伍。有山徒海徒之名。此又故方之可襲用者。然在今日。

漁獵可收。亡命不可招。可招者。有游手無業。窮民失產者。招之。使墾荒地。因以為兵。皆置頭領。以將士子弟。可大賞者。充之。以其租入為之祿。隸於教習之後。此變化故方。而施之也。則亦可以頭增兵矣。而非如不精而多者比也。誠如此。不唯千石必有千石之實。萬石必有萬石之實。舊者如新受賜。新者如舊浴恩。戴上親長。相愛相死之心。百倍於它日。既以衛國。又以富國。使其國內之地。隱然常著百萬之兵。其兵皆精。雖內有叛者。外有侵者。不

待新募而事可立辨。此術也。行之足利氏之中葉。庶幾可以革其積習。古論兵者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夫天下之氣。亦有惰時矣。此作而新之也。

論騎兵

騎戰之廢久矣。而其利終不可廢也。王朝兵制。五人爲伍。伍五爲火。每火六馬。其便騎者爲騎隊。餘爲步隊。所謂六馬。則以載糧食器械。非用於戰。然馬之多可知也。當是時。坂東宜馬之地。皆有監牧。以時貢馬。建左右馬寮。以蓄養之。及源氏世將於東。蓋擅有其利。藤原氏之落賀陽第。源賴光以馬數十匹。分贈諸客。是王家之所以失戎政。而源氏代之興也。及源平之鬪。平氏校尉。憚源軍之多馬。

曰人蓄五六匹。馳山谷如平地。是平氏之所以不支。而源氏之兵無敵於天下也。源右將之慶東大寺。以金千兩馬千匹。與後世將帥之相贈物。金多馬少。迥異。宜其騎兵之盛也。及新田足利之爭。騎兵猶不廢也。新田中將稱允喜平地騎戰。其用兵非有佗奇。每以衝突得利。北畠顯家收奧兵入援。議者欲及其馬足未軟而用之。京地迫蹙。行在與賊營非遠也。而必用馬者。可見賴騎兵之利也。故楠正成以鈿聯楯蔽而射敵。敵卻則進。以破足利。

氏軍可見其憚騎兵。而求術克之也。而京畿以西之兵。則蓋每少騎也。卽足利氏雖起於東。而開府京師。則東國宜馬之地。捐為藩國。蓋馬之用。於是漸疎。而其產者亦漸少。至織田豐臣。則起於近畿。固多步少馬。而當時言兵者。推甲越二家。二家所鬪。其地嶮阨。不便騎戰。騎徒取致遠。及戰則徒其法。遂偏天下。而騎戰漸衰矣。雖然。河中之戰。越軍衝暗涉河。非騎不辨也。甲之別軍。聞戰聲還救。亦非騎不辨也。則騎兵之利。非全廢也。長篠之戰。織

田右府憚甲兵馳突。結柵叢銃。纔能克之。則騎兵之利。果不可廢也。然織田豐臣。百戰經紀四方。而藩鎮制兵者。率皆從二氏興者。於是騎戰終廢矣。豐臣太閤之西伐也。令具三十萬人糧。二萬匹馬。芻其少馬也如此。余嘗觀鑾倉時戰圖。一隊之兵。及僕從。無不騎者。後世士有祿三百石。然後得具一馬。而一萬石者。出士十六騎。騎者指揮。而步者戰。則是騎無益於戰。非如王制立騎隊之意也。置馬於廐。不於野也。養馬以豆。不以草也。馬取其毛。

色之澤。不必其力之強。與蹄之堅勁也。騎之者習其節奏。不習其縱橫馳騁也。而騎戰不可復焉。可勝惜哉。曰。騎廢而步。猶車廢而騎。夫車之不若騎。勿論已。謂騎不若步。則吾所不信。騎之不若步者。行隘道也。結陣不動也。至夫聚散倏忽。則步不若騎。控壘進退。則步不若騎。聯鑣而前。突敵陷陣。則步不能支騎也。夫卒居前。士居後。卒放銃而退。士下馬執槍代進。天下陣法戰法皆然。然而或有馬上發銃。舍銃卽馳。每戰得志者。則騎之勝步。不待

智者而後知也。而拒之者。令衆橫槍坐。及騎迫齊起。是以彼聯楯結柵之不可驟爲也。而出於此。此又非人人所能爲也。待勇者而後能也。騎果不若步耶。曰。騎之勝步則然。奈少馬何。古今風氣之變。蓄牧亦有息耗歟。抑人不加之意也。加意養之。無物不息。草木菜蔬虫魚。無不皆然。何獨於馬而恠之哉。古少金而今多金。非金息於今。而耗於古也。今加意而古否焉耳。馬則反之。有志於治戎者。苟知騎兵之利。而欲復之。反其所爲而已。其養焉。習

焉。亦反其所爲而已。如彼朝鮮。視之我邦。稱多馬善騎也。文祿之役。假使彼以曠騎蹙岸迎我。我固多步少馬。下船上陸。其足瑟縮。而彼攢蹄蹂躪。馳而兩射。則我敗矣。嗚呼。是用之於我。亦備我邊之策也。

論邊防

國之防寇猶家之防盜也。盜之來無時刻也。無方所也。高其垣墻。固其扃鑰。備其僮奴與挺梃。擊柝而警之。比屋皆然。然家屋之所建異勢。而僮奴之所執殊事。利於西家者。不便於東家。雖然。不可不參而考之也。漢土與西北虜接壤。盜來無時。而我則大海而四周之。遠斥淺沙。盜不易來。然其來無方所者。更甚焉。非彼專防西北之比也。則勢如不若彼之便者。然而有利於彼者矣。考彼防寇之策。

不過曰屯戍而已。是其盜之來。有方所也。無方所者。屯戍不可用。然吾知其不足用也。何則。彼郡縣而我封建也。郡縣之勢。兵有處而無。有時而無。所以有屯戍。至封建。則兵無處而無。無時而無。無事於屯戍也。盜來無方所者。非此無以防也。而所以防之。利於彼矣。何則。諸侯各土其土。民其民。則不能不防。非諸侯者。土非其土。民非其民。則不敢不防。不敢者。與不能者。其竭力致効。有間矣。故善防邊者。舍其不敢者。而用其不能者。使之食土之毛。

倚民之力。習我水上。熟彼情狀。事至則應。無所擾動。以逸待勞。以主制客。其勝負之形。定於不戰之前。不然。彼之來侵。東沒西起。使我之遣發轉輸。勞費相萬。而其將卒流寓客土。未見寇而死者。十六七。卽見寇。不戰而走。是其勢之相懸。不啻霄壤。然處勢之不便者。雖知其便。不能用也。處其便。而用其不便。可謂善防寇乎。故封建之世。務興滅繼絕。非徒爲厚也。所以自衛也。譬之富民之獨家山野。環置房室。借於小民居之。盜來各自奮。拒守其財。

苟撤其房屋。則主人獨當之耳。孰便孰否乎。而其防盜之器械。亦有利有否。漢人防寇於陸。我防寇於海。陸寇所挾。馬與弓也。海寇所挾。船與火也。所挾在此。則所防亦在此。而防者不足。攻者有餘。何哉。寇長而我短也。我非事事而短也。寇非事事而長也。我每用吾短。而使寇每用其長。謀莫失焉。亦盍出寇之所短乎。寇之所短。乃我之所長。曰短兵也。格鬪也。執短兵而格鬪也。則彼之十。不足以當我一。故彼據其船而挾其火。我不必較也。及其來

迫。決死敢進。出沒奮擊。使彼不暇用其所長。縱使其上陸。要之阻隘。伏其前後。可擊而鏖之。夫我所守者。非土地乎。吾之土地。寸不可失。寸之外。雲海茫茫。與天爲際。何與吾事。何必擾擾爲也。今夫盜挾梯與鋸。以求鑽我屋。我則持挺逐之。使不入則已。其事異也。我舍吾挺。而執梯與鋸。恟恟呼號。與之戰於門外。則誤矣。大凡我邦人之防寇。每不審彼我之勢。視彼過重。內自勞敝。而及鬪。又不知事各有長短。是古今通患也。當我郡縣之時。鎮守宰

通議 卷之三
府亦不得不用屯戍其勢然也。及封建之漸成勢其善防寇者莫若北條氏。蓋元虜窺我而病其不便加兵欲擾而取之我誅其使必我守志而所以待彼則節用蓄力而已不遣戍也不輸糧也罷兵就其國就其國即衛吾邊也。如少貳如河野不能不竭力致効者皆自爲守非專爲北條也。憑陸嚴備走舸逆戰及其上陸我非無死傷終能驅而下之彼恃其艦與礮而勇敢勁捷固不及我也。如北條氏可謂自知其勢而用其長矣。如豐臣氏之

攻韓與明人戰亦因諸侯用之。然見遣者不敢不往離故土戰異域其鋒寢鈍亦勢宜然爾。明以火箭敗我於平壤而我以短兵克彼於碧蹄。至蔚山之事彼火器什倍平壤而我孤軍支持累月及援兵來迫彼之所挾亦不能以逞其事之長短可以見焉。而况客主異勢攻守異事者乎。嗚呼防邊之利害便否可以此決也。

論火技

兵有古今之別。不可執古以論今也。古之兵。短者為刀。長者為槊。而皆不及於遠。及於遠者為弓矢。弓之充大且勁者為弩。故漢唐皆以此為最利之器。而我王制亦有弩。三善清行封事。有請增弩手之議。以此為防邊要物。可見也。然鎌倉室町之世。戰鬪無虛日。而未聞用弩也。北條氏防元寇。亦未嘗用弩也。皆用弓而已。及至文祿元龜之際。乃有鳥銃。而弓之用微矣。毛利氏之拒陶賊。賊有銃七

通議 卷之三
口。櫓楯不支。則以土豚扞之。其用於東國。相摸爲始。而甲越二雄交用之。則又以竹束扞之。及豐臣氏攻朝鮮。得發煩佛郎機諸礮。舩載而歸。雖未盡其用。知其粉蓋陣隊。壞裂壘壁。蓋銃之尤大且勁者。猶弓之有弩也。於是海內言兵者。莫不偏講於火技。火技以其大且勁者爲貴。曰。有弩則弓不足用。有銃則弩不足用。有大礮則銃不足用。苟有此物。無敵於天下。而吾常以爲不然。夫此物固無敵於天下。而天下之敵。不坐而待我用此物也。我用

之彼亦用之。曰。使吾所用多於彼。善於彼。故勝。夫善於彼者可爲也。而不可必也。多於彼者可必也。而不可爲也。不可爲者技也。不可必者力也。我講技精矣。而彼之所講。或精於我。則我敗矣。故曰。不可必也。我力有分有限。使我常富於彼。則可。一遇富於我者。則我敗矣。故曰。不可爲也。吾且言其不可爲者之驗矣。織田氏之鬪甲斐也。以三千之銃。每千迭發。以致大勝。是以其富於武田耳。設有富倍織田者。織田用三千。彼將用五六十。使織田欲

更辨萬銃。豈可驟辨耶。此以海內言之也。至於海外。其不可爲者愈甚矣。而不可必者皆是也。或者恃此爲防邊要物。猶古之弩者。知其末而不知本者也。古之人未必恃弩以防邊也。使弩果可恃乎。則其後戰爭之世。何以不用弩而獨用弓。是寧不可思其由邪。且我用之。彼亦用之。獨特我之所用。而彼之所用。不可無以扞之也。故昔用銃矣。亦有扞銃之物。銃且不可不扞。而况銃之尤大且勁者乎。而未言以何物扞之也。使發煩大礮之來。在文

祿元龜之際。則必有以扞之。如彼土豚竹束者矣。而後之人。概乎不察也。則可見其不驗諸實矣。不驗諸實者。不適於用也。夫銃之大者。不便運用。能運用之如銃。又能命中者。是異材之士。不常有者也。饒令有之。一國不過數人。通計海內。不過數十人。用數十人。可以防四邊乎。設墩焉于要害之處。待敵來用之。可矣。而敵之來。不必是處也。施牀焉于陣營與船。隨敵所來用之。可矣。而烏知敵無知其在此。當此以虛。而以實襲彼者哉。且物之大且

通議 卷之三
勁載之者亦勝其任。苟不勝其任，其所激越，顛蕩適足以自累，而可用以傷敵乎？患之而輕其藥，則其鉛之大不可發，小其鉛則失其勁，故曰不驗諸實者，不適於用。苟不適於用者，不可恃也。恃此者危。曰：然則此物不可用乎？曰：可用。吾特言其不可恃。恃則用失其用耳。然則何恃？曰：恃謀。使長篠之戰，無襲鳶巢之謀乎？則三千之銳，爲無用矣。是兵之無古今別者也。是兵之本也。

論水戰

我國處大海之心，猶天塹而四周之。是其所恃以防寇，寇所不敢窺也。然恃者，我有其險耳。使寇有之，猶無險也。彼六朝及宋，皆恃江險，以防江寇。然防之江南，不如防江中；防江中，不如防江北。無它，我有歟，敵有歟，敵與我分有殊也。猶我恃菟道勢多，以防東人者，每敗。是故高師泰之防奧軍，背二水戰，曰：我勢蹙咫尺內，而敵勢奮數百里外，所以敗。况彼破萬里波浪而來者乎？而吾可復恃彼洶

通論 卷之三
湯者坐而待之也。豐臣氏之伐北陸，伐南海，每以
船軍別進取勝。及其伐朝鮮，已取王城，而舟師爲
全羅水兵所扼，不能策應，所以終不得志。故欲使
寇不得志乎？水戰不可不講也。吾嘗策邊防曰：船
與火技不可以角，是言勿驚擾而遠出也。言其一
未及其二也。夫水戰有彼此之別，利害係焉。講之
者不可不先辨。彼涉萬里而來，其船甚大，設櫓施
礮，礮發而船不搖，而我所謂水戰，戰我海濱而已。
則其船皆小，礮不可施，可施者止於鳥銃，依其素

法整隊而進，彼以其大艦巨礮來乘於我，我披靡
粉糞矣。寧得近之，卽得近之，我仰彼俯，勢甚不利。
噫，何以策之哉？於是，有欲倣漢制造艦者矣。有欲
舍船列礮海岸者矣。夫彼之艦制，非我所熟，饒使
摸而成，操之不習，焉能用戰哉？而其爲費不貲。伐
韓之役，課諸國造船，船非大也，猶不堪其敝。況其
大者乎？至列礮海岸，則所謂不有我險也，不有我
險，則雖以百萬礮環國，彼冒焉而進，我舍焉而潰。
終歸無用耳。然則何用？曰：用其舊耳。夫小有小之

通論 卷之三
利大有大之不利。大之不利。進退不便也。合不輒分。分不輒合也。小之利。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欲合則合。欲分則分。我之船小而不合。則彼之礮難於命中。而彼之船大而不分。則我之銃仰發無虛。况我之海岬。遠斥多礁。彼大者每膠於淺。淺我小者之所利也。我能動而彼不能動。倏忽聚散。擾而敝之。可矣。彼乘潮而進。我縱其進。而出其背。可矣。彼之礮。利於及遠。我募敢死。梯上其艦。短兵迫鬪。使彼不暇發。可矣。彼或舍船上陸。我正兵蹙岬。奇

兵繞奪其艦。可矣。苟能辨於此。艦不必造也。礮不必設也。船與銃。皆仍其舊。而操之用之者。講而習之而已。瀕海將卒。之不講習焉。久矣。求其講習焉者。捕鯨之夫。是已。以小攻大。以分合聚散制之。其勢似也。誠收用之。使士卒雜焉而學之。常與活物。決勝負於波浪洶湧中。其勝於死守常法。整隊伍。備故實者。不啻萬萬。古豫州兵。稱習水戰。至視其所屬。以知勝敗。近世群雄。乃有呼海賊隊者。是皆用習於水者耳。我習於水。而寇不如我習。則四面

通議卷之三
卷之三
賴氏正本

我之海也海之險然後萬世而可也

男 賴元協

男 賴復

男 賴醇

同校

門人後藤機

通議卷之三 大尾

弘化四丁未歲六月

江戸日本橋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日本橋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同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京御幸町姉小路

葵屋孫兵衛

大阪心齋橋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

同金田町

象牙屋治郎兵衛

同北久宝寺町

敦賀屋彦七

同博勞町角

河内屋茂兵衛

同唐物町

河内屋吉兵衛

同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0900